

# “浮梁渡江”今何处

□朱斌峰

北宋灭南唐的关键之战，爆发于皖江之上。



南唐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定都金陵（今南京）。唐末天下大乱，藩镇割据混战。大宋迅速崛起，开国后灭掉南汉，置南唐于三面包围之中。宋开宝七年（974年）九月，大宋发兵三路进攻南唐，其中曹彬率水陆军10万由江陵（今湖北江陵）沿长江东进。于是，樊若水的“浮梁渡江”传奇上演了。

樊若水（943—994年），又名樊知古，字叔清，池州人。《万历池州府志·人物志·宋》载：“樊知古，即若水，其先京兆长安人。父潜，事李景，任汉阳、石埭二县令，因家池州。知古尝举进士不第，遂谋北归。乃渔钓采石江上数月，乘小舟载丝绳，维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广狭。开宝三年，诣阙上书，言江南可取状，请造浮梁以济师。太祖纳之，擢太子右赞善大夫。及王师南下，充乡导，首克池州，即命知州事。”

在南唐湿润的天气里，樊若水走在杏花春雨里。他幼好学，善计算，通地理，恃才而自负，本想通过科考入仕，却屡试不中。这年樊若水再次落榜后，站在长江南岸矶头，觉得自己科举无望，不堪面对父母，心情沮丧。他眺向长江对岸时，心中思虑：偏居江南一隅的南唐小朝廷已是风雨飘摇，而大宋已在北方立国，要不是长江天堑之阻，恐怕早已平定南唐。远眺江水奔流而去，他忽心生弃南唐投大宋之意，如此择主而事或可功成名就。那么，怎样才能给大宋送上一份“见面礼”呢？樊若水欲为大宋献上渡江灭南唐之策，于是寻得江面窄处，趁月黑风高夜，租船牵绳过江北，来往数次，将丝绳的这一头系在南岸，再驾舟将丝绳的另一头牵引到北岸，终于测得江面的宽度，绘出《横江

图说》。之后，他偷渡过江来到宋都汴梁，向宋太祖献上平定南唐的计策：“请造浮梁以济师”，就是在长江上建造一座浮桥，以便宋军渡江。此时宋太祖在北方立国已有十年之久，因为长江天堑的阻隔，迟迟没能统一南方。樊若水献上的“造浮桥、渡兵马”的计策，正中他的下怀。他决定采纳樊若水的浮桥渡江之策，在得知樊若水在南唐科考屡试不中后，便赐樊若水进士及第。

开宝七年（974年），宋军于江左搭建浮桥，直通长江南岸。南唐军在江面上发现浮桥后，放火欲将浮桥烧毁，不想江上的大风突然转向，反而将南唐军队烧死烧伤者众。十月，宋将曹彬在樊若水亲为向导下，率大军渡过长江。后宋军攻至金陵城下，南唐后主李煜急召外地军队救援。然而为时已晚，金陵的外援被完全切断，成了一座孤城。“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一代词人、南唐后主只好奉表投降。仅存39年的南唐，在乱世中没能守得住江南的安宁，遂亡。

北宋平定江南后，樊若水首任池州知州，时铜陵属池州，据传他推动了铜陵瀾溪书院兴盛。后他又迁河北东西路转运使等职，于北宋淳化年间任职蜀地，在王小波、李顺起义时因弃城被贬后逝去。

樊若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小角色，但他撕开了南唐的缺口——那么，“浮梁渡江”究竟发生在何处呢？

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在《宋史·樊知古传》中，记为今马鞍山市的采石矶，而铜陵坊间传为铜陵的羊山矶。羊山矶对岸有一地名“六百丈”，明代嘉靖《铜陵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载：“羊山矶：在县南四十里，大通镇。下瞰大江，岩石峭立。南唐樊若水尝量江于此，得广六百丈，因名六百丈。”此事被明代戏曲家余翹创作成戏剧《量江记》，戏中有

这样的唱词：“量了此条长江之宽窄，好作浮桥，以渡宋师兵马。”那么，樊若水到底是在采石矶，还是在羊山矶“量江”的呢？

《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平江南》载：“宋太祖开宝七年，命曹彬伐南唐，彬等发江陵，水陆并进，克池州，败唐兵于铜陵，遂次采石矶。”《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宋纪》载：“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战于铜陵，败之，获战舰二百艘，生擒八百余人。”可见，采石矶之战发生在铜陵之战后。池州为南唐重镇，池州的失守对南唐来说，不仅是军事要地的丢失，更意味着其整个长江防御体系的崩溃。北宋伐南唐，攻下江边小城池州及其属地铜陵，即已占据长江南岸。而采石矶与羊山矶一样也位于江南，宋军既达长江之南便可长驱直入，一路向东，经芜湖、当涂而直取金陵，再于当涂的采石矶“浮梁渡江”似乎意义不大。由此，我更愿意相信宋军首次突破长江防线，应在羊山矶——也许因为与南京燕子矶、岳阳城陵矶并称为“长江三大矶”的采石矶，声望大于羊山矶，此事中的“羊山矶”被史书记载为“采石矶”了吧？

当然，也有可能“浮梁渡江”发生地为羊山矶，只是出自铜陵人的乡土情感。《量江记》的作者余翹（1567—1612年）是铜陵县合二耨（今铜陵市郊区大通镇）人。他在创作《量江记》时，或受家乡长江沿岸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轶闻影响，才把历史上的“量江”之地采石矶艺术化移至羊山矶，赋予家乡历史传奇色彩。而其剧中提到的地名，影响了铜陵之地的命名，使“羊

山矶”“六百丈”成为铜陵地域特有的地理标识。

无论怎样，羊山矶都在历史的波浪声中，突兀地矗立于江面，那些被悬崖峭壁堵住的江水在矶下回旋激荡。此处大江东去，水急浪高，是渡江用兵良处。“六百丈”地名源于《量江记》樊若水测得江面宽度，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单位将近2000米。从江南羊山矶到江北枞阳“六百丈”的长江宽度是不是六百丈呢？为此，长江河道管理局测绘院的工程师测量了这段江面，测量结果是水深为32.5米，江宽为1295.905米，与樊若水所量的六百丈只相差了704米。技术人员说，要是到了主汛期，现在的测量结果跟古人测的尺寸还是比较吻合的。上世纪90年代，“八百里皖江第一桥”铜陵长江大桥，就坐落在这个叫羊山矶的地方。它是当时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钢筋混凝土大跨径斜拉桥，它的建成结束了皖江无桥的历史。而今，G3铜陵高铁大桥正在此地飞起彩虹，成为铜陵的第二座长江大桥。历史是流动的长河，桥梁是凝固的乐章。北宋“浮桥”与铜陵长江大桥相隔千年，却不谋而合都选在了羊山矶，是否均考虑到此地江面的宽窄了？

中国现代桥梁之父茅以升，在所著《中国桥梁史》上提到了这座北宋之初“渡兵马、平南唐”的浮桥。他说这座浮桥是长江干流上建造的第一座正规军用浮桥，并盛赞这是中国在大江大河上建桥的开创性范例。千古兴亡多少事，不负长江滚滚流。“浮梁济师”之事仍在江水里回响。



夏月清流

汤青 摄

## 满架蔷薇一院香

□宫风华

浅夏时节，深巷里弄，街头院角，各色蔷薇花次第绽开，清香四溢，如二八佳人，惊艳而妖娆，撩拨路人的眼眸。

上班途中，经过一座老厂区，道两旁长达数百米一溜铁栅栏，皆爬满密密蔷薇，缀成一道绿墙，蔚为壮观，引得路人频频凝眸。蔷薇的艳丽和芬芳，让人沦陷于一种无法自拔的美，哪怕颓废也是。人和花一样生动芬芳，散发着一股独特气息。晚霞濡染，暮色清凉，静美无言，宋画般灵动高古。

蔷薇花似乎早有邀约，于暮春夏初的某个清晨，齐刷刷竞相开放，无遮无拦，无怨无悔，展露芳容，倚风自笑，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自在妖娆。偶有细雨飘落，花瓣上缀满晶莹水珠，像是撒了一地的珍珠，又似蔷薇落下的清泪，美得让人心醉。

蔷薇枝干清瘦，迎风而立，显出一种凛然的孤高和峻挺。花瓣色泽泽温润，粉若轻霞染就，白如瑞雪初临，有如天边云霞，缥缈而梦幻。蔷薇风中摇曳，像一段浅浅而

忧伤的青春，站在时光丛林的背阴处，似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哪怕孤独，哪怕凄苦，也要肆意绽放，绝不沉沦。

蔷薇那清纯的小白花，点缀在青枝绿叶间，形成禅意之境，如白鹤振翅，似梵音缠绕。蔷薇花型微小，却开得肆无忌惮，气质浪漫，如同《飘》中的郝思嘉，美丽大胆，勇敢决绝，开得没心没肺，开得汪洋恣肆，梦露一般的凄美。

蔷薇花开，轰轰烈烈，光华灼灼，就像故乡间的一场婚礼，大张旗鼓，张灯结彩，“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场面奢华气派。

你若捧着一片片花瓣细嗅，焦躁的心也会葱茏起来，柔曼起来，温软起来。霞光把花瓣和绿叶染成了暖黄、橙黄和金黄。霞光中，静静地聆听花落的声音，那簌簌而下的花瓣正是随风而去的生命的聲音。

向晚时分，暮色清凉欢悦，绚烂霞光泼泼在一团团、一簇簇的蔷薇花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色调凝重，层次丰富，如列维坦的画作。有路人驻足赏花拍照，人花俱美。有三五闺蜜摆

出各种造型，背衬蔷薇花瀑，咔嚓自拍，留下生活的欢欣和富足，朗朗脆笑惊飞叶丛中的鸟雀。

蔷薇是一种自在随性的花。相比月季、玫瑰，蔷薇花型娇小，花期相对短暂，却赶趟儿似的，成群结队地开放，用明艳的色彩占据人的视线，用静寂凄美充盈人的胸臆。蔷薇花泼辣而奔放，如灵秀的村姑，用清纯质朴装点着庸常岁月。

蔷薇细碎地开，最日常最民间，像无惊无澜的日子。静处一隅的蔷薇花寥落地开，寥落地败，像一位清纯女子，有着古典的情结，躲在清风明月之后，过自己清静的灵魂生活。

栖居小城，常忆故乡老屋的一株蔷薇花。花开盛期，院中蜂飞蝶舞，清香直扑鼻翼，家人闲坐，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乡村生活恬淡而平和。院中蔷薇承载着过往生活的诗性回忆，也承载着无边无际的乡愁。

“水帘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蔷薇，一生慷慨豪迈，有盛放的绚烂和凋零的落寞，迅猛而决绝。蔷薇是一场盛大的给予，其芬芳永远萦绕心头，温暖着我们前行的路。



人生的记忆，其实可以用城市的变化来勾勒。当你看到老的建筑，总被新的高楼大厦替代，那就是年轮。怀着不同的情结，你会发现，原来的一方山水再怎么变化，也释不去你对老街、老景和往事的情怀，留下一串串或开心或失落的记忆，而那无数的记忆汇集在一起，构成了今天的人生。

前几天，我和父亲、儿子一道去市场买菜。十岁的儿子指着前面高楼说：“爷爷你看，楼顶上出太阳了。”父亲看看楼顶说：“小子，你爸爸小时候就出生在这几栋楼中间的那栋平房里，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是天天吵着我要看日出，都是我带你爸爸到码头看呢。”

父亲的一番话，勾起我三十多年前对码头的记忆，那时偌大的横港却只有一座码头广场和偌大的父亲那一辈码头工人都住在一栋栋平房里，我小时候，每日在家里都能听到长江行船的汽笛声，还有母亲生焦炭炉子滋滋声。那时的横港，东部沟渠纵横、芦苇丛生，因此临江的长江村的居民几乎人人会织网捕鱼。不过，现在横港居民居住的湖滨花园一带，昔日却是一片类似滩涂的不规则长江破圩遗留河沟，河沟里年年野生着茂盛的芦苇、蒲草和杂草，水里也野生着鱼鳖虾蟹等物，各种水鸟在这里叽叽喳喳此起彼伏地叫着。

我从牙牙学语起，就跟在码头工作的父亲屁股后面跑前跑后，时常跟着他跑到长江边码头附近钓鱼。当天晚上，我准能吃到母亲烧的江鱼。上世纪70年代的横港那时只有一条街道，沿马路一排平房到二基站，离街道右边300米的两层楼房是港口俱乐部，街道左边200米平房是横港粮站、副食品店。房子除了破旧外，一到梅雨季节，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我整天穿着父亲在码头上发的黄胶鞋，走在沙路上就咔咔地响。

长大后，我到合肥求学，对居住的港口还是十分眷恋，记得1995年铜陵长江公路大桥通车，正赶上放假，我当时激动、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清晨，我邀约了三个好友，当江面露出第一轮朝霞，我们从横港车站出发，用了四十几分钟，我们就到了铜陵长江公路大桥桥头，“一桥飞

跨南北，天堑变通途。”在朝霞映照下，桥映水，水映桥，景色十分壮观，我们用一个小时走完大桥路程，躺倒在江北绿树成荫的桥头堡沙滩上，那种惬意和快乐心情直到今天都让我记忆犹新。

时光如驹过隙，横港过去灰蒙蒙的平房、简易的小码头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江边货运码头林立、大小码头几十座，整日江面汽笛鸣叫、白帆点点。昔日老俱乐部畔，建起了十三层的港城大厦，它巍然屹立在横港街道中心，成为横港标志性的建筑。昔日孩子乐园的东山头，今日不但楼群纵横，人口已有近万人，红花绿草般美丽的横港新城见证历史，曲径通幽的居住环境令人遐思。合铜黄高速、沿江高速从大桥横穿而过，沿新路在一排排路灯照耀下一直到西湖立交桥，今日，横港成为四通八达的港区，成为山城铜陵水路、陆路对外的窗口，清晨，在洒满阳光的江面，一艘艘货轮鸣着汽笛声，从八百里皖江第一桥——铜陵长江公路大桥驶过。现在的工贸港口——横港早已融入了日新月异的山城一部分，它仿佛一位美丽少女，明眸皓齿地屹立在南部城区，褪去昔日衣裳，换上了时尚亮丽的新装，让人顿觉耳目一新。随着横港棚户区改造结束，那片长满芦苇、蒲草和野生鱼虾的地方，已耸立起一座座高人云天的滨江居民楼，周围修竹翠柏环绕、芳草茵茵，万吨集装箱码头日夜机器的轰鸣，5000吨、1万吨货轮灯光映照江面，仿佛长虹落九天，一座座崭新的湖滨花园楼房高楼林立，街道纵横，万吨集装箱码头日夜灯火明亮，车水马龙。不时有外籍轮船停靠在集装箱码头上，老外一句句“ok”的外语和魁梧的身材成为现代化港口码头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陈之昌

## 横港码头的记忆

## 蜻蜓在叶尖上舞蹈

□程应峰

“蜻蜓在叶尖上舞蹈，谁能看见它纤足的震颤？谁能理解它心灵的痛苦？你我相视一笑，是鼓励，也是共勉……”这是上世纪80年代我大学毕业时，一位文友在毕业纪念册上给我留下的话，多少年过去了，对这句话，我记忆犹新。

蜻蜓，曾几何时，填满了我儿时的记忆，夏日的荷塘边，河堤上，稻田里，蓝天下，它们以翩跹的舞姿，丰富着我儿时的生活和想象，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快乐。少时读南宋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读来感觉别样亲切。这源于自然，源于日常生活的诗境和诗情，原本可以如此饶有兴味：一树树梅子变得金黄，杏子越长越大了，荞麦花一片雪白，油菜花显得稀稀落落。白天越来越长了，农民忙着地里的活计，中午也不回家，门前没有人走动，只有蜻蜓和蝴蝶绕着篱笆飞来飞去。这是多么真切、美丽、寂静、和谐的生活情景啊！

从儿时与蜻蜓的嬉戏，到年龄稍长后对蜻蜓的了解和关注，是那么自然而然。蜻蜓，作为世界上眼睛最多的昆虫，大大的眼睛，占据了她的绝大部分，每只眼睛又有数不清的“小眼”，这些“小眼”都与感光细胞和神经连着，可辨别物体的形状大小，蜻蜓的视力极好，能看清上下、左右、前后各个方位。此外，它们的复眼还能测速。当物体在复眼前移动时，每一个“小眼”依次作出反应，加工后能准确确定目标物体的运动速度。因为这个原因，蜻蜓成为昆虫界当之无愧的捕虫高手。

蜻蜓不光有独特的复眼，还有平展的四翼，细长的腹部，既能够快速飞行，迅速变换方向和高度。又能在某一高度缓缓滑翔，或悬浮在半空中，甚至还能倒飞、侧飞、直上直下，可以说是随心所欲，即使现代化的飞行器也远远不及蜻蜓的飞行本领。有些蜻蜓能够长途飞行，飞越几千里。蜻蜓不凡的飞行技能，归功于它具有发达的翅肌和气囊，前者使翅膀能够快速扇动，后者贮有空气，可以调节体温，增加浮力，因而能自如地停留在空中。它的两对膜质翅膀

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翅脉，使蜻蜓的翅膀既轻又结实。翅膀的前缘有角质加厚形成的翅痣，这小小的翅痣，是蜻蜓飞行的消振器，能消除飞行时翅膀的震颤，如果少了它，蜻蜓飞行时会像醉酒了一样摇摇摆摆，飘忽不定。在航空史上，飞机由于剧烈振动时常发生机翼断裂事件，飞机设计师便根据蜻蜓的翅膀摸索出了解决的办法，在飞机翅膀上设计了加厚的部分，以消除震颤的危害。

有一个词叫“蜻蜓点水”，被比喻成做事肤浅不深入。事实上，“蜻蜓点水”是蜻蜓繁衍的一种方式，是属于蜻蜓的特殊使命，蜻蜓在水面飞行时，用尾部轻触水面，实则是将卵直接产入水中，或产于水草之上。卵孵化出来的稚虫，称为水虿。水虿常伸出钩状带爪钩的下唇，捕捉水中小动物维生。水虿以直肠气管鳃呼吸，采用喷射式游泳，只要腹部一压缩，水就往后喷，身体自然向前冲，速度极快。水虿长大了，爬上突出水面的树枝或石头，再羽化成蜻蜓。

在杜甫、陈子昂、皮日休等诗人看来，蜻蜓代表着闲淡怡然的田园物象。如杜甫的“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一诗中，就描绘了蜻蜓在夏日水面自由自在翻飞的生动美景。而在元稹、杜牧、李商隐眼里，蜻蜓则蒙上了一层悲秋以至悲凉的色彩，被赋予春困秋怨的意义。如元稹的“雨柳枝弱风花片斜。蜻蜓怜晓露，蛱蝶恋秋花。饥啼空篱雀，寒曝满树鸦。荒凉池馆内，不似有人家”一诗，就描绘有情人因物伤情所看到的哀怜调情的景象。另外，在官怨诗中，“蜻蜓玉臂”频繁出现，其怨恨的情愫已经固定化，蜻蜓因此被作为愁怨的象征。

蜻蜓由自然造化，有它的美妙神奇，也有它的亘古哀伤。叶尖之上，蜻蜓以娴熟的舞蹈，舞出了翩跹意象，舞出了美丽遐想，舞出了世情冷暖，舞出了万千玄机。生而为人，你的生命中可有蜻蜓？你生命中的蜻蜓又是怎样地在震颤，怎样地在舞蹈，怎样地在飞翔？

## 回眸青春

□杨勤华

我的岁月是一座花园  
许多希望的种子  
都破土茁壮在我的青春  
那时的汗水里有我无尽的向往  
那时的歌声里有我  
放飞的信念和理想

我的岁月是一条河流  
在欢腾的浪花里  
最激越的浪涌是我的青春  
我又无反顾地奔向远方  
我将沿途的风景  
写在万里波涛上

我的岁月是一把利刃  
在披荆斩棘中勇敢前行  
流着鲜血的伤口是我的青春  
我懂得结痂后的身心更加成熟  
我明白每一次磨难  
都是一份收获

我的岁月是一方研墨  
唯有饱蘸方可书写人生  
尽情挥洒狂放恣意是我的青春  
我愿意让墨香熏染我的目光  
我需要力透纸背  
带给我韧劲和力量

我的岁月是一瓶老酒  
打开它时总有一缕陈香  
最醇厚甘美的是我的青春  
它是一杯浓浓的火焰  
它是我醉美的真情和舒畅

我的岁月是一本相册  
无论何时都不会被遗忘  
昂首挺胸朝气蓬勃是我的青春  
我的步伐充盈着明快坚定  
我的足印能经受住时光的洗涤

我的岁月是一串记忆  
它们有的清晰的模糊  
让我最留恋的是我的青春  
我为它的短暂而追悔  
我为终于懂得它的珍贵而欣慰